

# 荒谬 的墙

加缪  
散文  
随笔  
精选

*Albert Camus*

[法国] 阿尔贝·加缪 欧启明 译

世界 很荒谬

但 我们可以 奋起反抗

〔法国〕阿尔贝·加缪 欧启明 译

## 目 录

# 荒谬的墙

加缪散文随笔精选

扁桃树 / 1

海伦的放逐 / 4

迷 语 / 9

邂逅安德烈·纪德 / 16

关于让·格勒尼埃的《岛》 / 22

一 词 / 27

二 日 / 36

三 风 / 47

四 毛 / 53

五 泉 / 64

六 丘 / 69

七 书 / 73

八 泉 / 85

九 泉 / 87

十 泉 / 94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谬的墙：加缪散文随笔精选 / (法) 阿尔贝·加缪著；欧启明译. 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6.8  
ISBN 978-7-5447-6537-4

I. ①荒… II. ①阿… ②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73171号

书 名 荒谬的墙：加缪散文随笔精选  
作 者 [法国] 阿尔贝·加缪  
译 者 欧启明  
责任编辑 王振华  
特约编辑 周正朗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  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  
印 张 14.25  
字 数 164千字  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537-4  
定 价 20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扫码分享电子版

## 目 录

- 扁桃树 / 1
- 海伦的放逐 / 4
- 谜 语 / 9
- 邂逅安德烈·纪德 / 16
- 关于让·格勒尼埃的《岛》 / 22
- 若有若无之间 / 27
- 阿尔及尔的夏日 / 36
- 贾米拉的风 / 47
- 灵魂之死 / 53
- 生之爱 / 64
- 反和正 / 69
- 该隐的后代 / 73
- 反叛的歌颂 / 85
- 洛特雷阿蒙和平庸 / 87
- 超现实主义和革命 / 94

## 目 录

- 荒谬和自杀 / 105
- 荒谬的墙 / 111
- 荒谬人 / 128
- 唐璜主义 / 131
- 戏 剧 / 137
- 征 服 / 144
- 写给一名德国朋友的信 / 150
- 在瑞典发表的演说 / 170
- 监狱里的艺术家 / 191
- 罗杰·马丁·杜·加尔 / 198

171 风神过米夏

181 苏士航员

191 蒙太奇

198 五味豆

173 外国的朝圣

188 敌对的幽灵

178 扁平味变网雷神宗

191 命革味义主突野旅



扫码分享电子版

## 扁桃树

“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世上，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？”拿破仑曾问冯塔诺，“就是在确立某些事情的时候，武力非常无力。世界上只有军刀和智慧这两种力量，但最后，前者还是要屈服于后者。”

看吧，有时候，征服者也会烦恼。他们太过自大，为了那些如浮云般虚妄的光环，确实该付出些代价。然而，一个世纪前军刀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在今天坦克也不一定能解决。征服者们越来越狂妄，在地图上大笔一挥，数年间欧洲便满目疮痍，出现一片片荒凉冷漠、死气沉沉的地方。

弗朗德勒战争非常恐怖，在战争期间，荷兰的画家好像还能做些画，画画养鸡场里的公鸡。这场持续了百年的战争，现在似乎已经被遗忘。但我们要保持与世界同步，于是动员了西里西亚。

今天，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的步调和世界一致。现在在征服者看来，智慧已经不再是宝座上的王者了，它征服不了武力，于是他们就使劲诅咒它。

某些地位尊贵的雅士坚持说这是错误的。这真的是一种罪恶吗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，我们只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一切，需要 we 想办法解决。我们想要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了解明白的。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不再对军刀五体投地，除非智慧征服武力，

要么不要再为武力有理而辩护。

说实话，这个任务是没有完成日期的。我没有足够的信念，无论是说历史的发展，还是历史上的任一哲学。但最起码，我相信在感知自己的命运上，人类是一直前进的。我们并没有能力驾驭自身的情况，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却更深入了。作为一个人来说，那些追求自由的灵魂是非常痛苦的，我们要为它找些出路。那些破碎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再次补合，非常明显的，这是个不正义的世界，我们要把公正的思想再次建立起来；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人们，我们要让他们感受真正幸福的意义。这是一项需要人们坚持不懈、用好多精力去完成的任务，这任务看起来没人能完成，但也仅仅是看起来而已。

那我们就要明确目标，坚定意志，无论武力伪装的样子多么深刻，多么让人舒服，我们都要坚决不动摇地抵抗这种诱惑。首先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。有些人整天吵吵着“世界已经走到尽头，马上就要灭绝”这样的话，我们不要偏听偏信。也许这个世界总有一天要灭亡，但是我们的文明不会那么容易消失，有它在，即便终要灭亡，我们的星球也是最后一个。毋庸置疑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很是悲哀，但是太多人将悲哀和绝望画等号了。劳伦斯说：“给不幸狠狠地踢上一脚，这就是悲剧。”这句话形象活泼，非常实用。现在世上的很多事，都该被这一脚踢一下。

我曾住在阿尔及尔，那时，因为知道到了二月，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，只要有一个清静寒冷又纯洁的夜晚便会凌寒盛开，比雪还白，于是我耐着性子守候了整整一个冬季。因此我得以亲眼看到，当呼啸的海风携着连绵不绝的阴雨袭来时，这些胜雪的脆弱白花是如何迎风而立的，它们的姿态让我啧啧称奇。而这样的情况，每年都会

发生，是它们的坚持，为自己争取了孕育果实的时间。

它在这里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，象征不能让我们感到幸福。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在今天这个不幸的欧洲，有时生活的重担会让人们觉得不堪重负。这时，我就去寻找一片寂静之地，那里洒满阳光，仍有很多力量不言放弃。我感受到那里的勇敢的气息，深入思考的力量，那里的土壤是经过选择的，我非常了解那些土地。它们让我明白，要救回智慧就要赞美智慧的力量和气节，而它软弱的气质是一定要无视的。这个世界似乎仍然沉迷在自我之中，而没有意识到不幸对自己的毒害之深。它整个陷入了尼采所说的“烦闷的灵魂”里，这种精神就是邪恶。我们就做个旁观者吧，因为思想工作已经足够，不要再为之白白流泪了。

但是，能令智慧折服的美好品质又是什么呢？尼采也给它起了个名字——“烦闷灵魂的天敌”。对尼采而言，那既是性格的力量，又是一种体会；既是“世界”，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；既是充满力量的自尊，又是充满理性的哲思。特别要提醒的，在这些品质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某方面，为自己挑选最合适的，它们在今天依旧不可或缺。性格是有力量的，这一点即使面对众多冰冷的现实，也需要去牢记。我口中的力量是指，扁桃树挺立在海风中的品格，还有它的纯洁、精气，定然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力量，那力量满是皱眉吓人的动作。人世间，在寒冬生长着果实的，便是性格的张力。



## 海伦的放逐

地中海的阳光有几分悲剧情怀，这悲剧与阴霾的悲情不一样。在一些日子里，每到夜晚，群山之下的小海湾那美丽至极的曲线被夜色笼罩，波澜不惊的水面上，便会油然而生起一种实实在在的悲苦。如果希腊人会感到颓丧，这样的环境也提醒我们，他们的颓丧是从美中获得的，是美中极度抑郁的特质让他们产生了颓丧感。悲剧在这美的颓丧中不断酝酿，最终登峰造极。说到我们所在的时代，却正好与之逆反，丑恶和迷乱才会导致绝望。因为这，假如悲苦一成不变，欧洲会变得卑微轻贱。

我们将美驱逐，而在希腊，人们却为美而战。这种本质的差异的源头在上古时代。无论宗教还是理性，希腊观念的基础永远是有限的，他们不会让它发展到无限。对于任何事物，希腊人都是肯定的，即使是宗教或理性。它调和着光影，融于人世间的万物之中。而我们了解的欧洲是没有限制的，它一直有将事物整个控制的欲望。所有我们不赞同的事物，我们都会否定它，对美也是这样。我们极力否定的事情很多，只有理性是被肯定的，并且宣扬未来的世界要靠理性来统治。永恒的极限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扩展，在黑暗中，厄里倪厄斯猛然扑上来，把所有都摧毁了。涅墨西斯惩戒着那些越界的人，丝毫不留情面，这位女神的职责是把握尺度，不是一味复仇，

她看管着这世间的一切。

几百年过去了，正义是什么？希腊人一直问。我们的正义观念，他们是无法理解的。公平对他们而言，意味着一种限度，而对于我们，全部的欧洲人都在追求一种纯粹的正义，并为之震动。赫拉克利特在希腊思想刚出现的时候，已经构思出正义：“如果太阳脱离轨道运行，正义之神厄里倪厄斯就会去惩罚它。”这是他对物质世界本身的限制。我们却根本不屑于这种恫吓，对于宇宙，我们已经把它抛到轨道之外，精神也是如此。天空喝醉了，适合我们的太阳，已被我们点燃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也知道限制的是存在。在我们狂妄的想法中，我们渴望着一种平衡，但这种平衡早已不复存在，我们幼稚地以为，等到解决了现在的问题，就可以找回它。这是种很傻气的推测，说明了一个事实：这种疯狂已经被天真的民族继承了，今天的历史正被他们书写着。

在另外一个片段中，赫拉克利特轻描淡写：“在前进中，如果狂妄自大就会出现倒退。”以弗所学派活跃的时期过去一百年之后，面临死刑的苏格拉底说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是他唯一的优点。这几百年里生命和思想的最佳典范，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，仍自豪于自己的无知。忘记这些和忘记我们的阳刚之气没有差别。而我们却崇拜权力，总是把它和伟大联系起来，比如亚历山大，比如征服罗马的人们。那些编纂史书的人们，极尽卑躬屈膝地让我们信仰他们。现在，该我们征服了，从天堂到地狱，我们都妄想去征服，完全没有什么界限可言，在理性的控制下，所有一切都被我们踏过。最后，在沙漠上孤独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。因此，让自然去协调美好、仁善、历史，以至于流血的悲剧都能带进有字符的音乐，这种更高层次的平衡，我们构想不出。面对自然，我们十分冷漠；面对美，我们又连

头都抬不起来。我们的悲哀透着麻木不仁的气味，我们的血液像钢笔水，颜色乌黑。

因此，假如我们告诉别人，我们是希腊人的后代，那就太厚颜无耻了。即使是，我们也败坏了这份家业。希腊人说，曾经在萨拉米斯海面上，他们与野蛮人背水一战。现在，我们就像那野蛮人，把历史置于上帝的王座之上，大踏步地迈向神权政治。假如我们真的想控制这差距，就要向黑格尔请教，因为在所有哲学家中，只有他才足以与柏拉图比肩。他曾写道：“能给精神提供认识自我的土壤的，只能是现代化的城市。”我们生活的时代，城市规模越来越大，在这里有被费尽心思割裂的世界，那些海洋、高山以及供人冥想的夜晚都曾给世界带来永恒，可它却与它们断绝了。只有在大街上才能有所觉悟，因为法令让历史只在大街上留存。而后，与此相同的偏见，也紧接着在我们最重要的作品中得以证明。欧洲的代表作家，继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后，就很难找到描写景物的了。自然在历史之前就出现了，历史无法对其做出解释，美超乎历史之上，历史也反映不出。所以，历史直接忽略美，当它不存在。柏拉图将所有的荒谬、理性、神秘，吸收融合，而我们的哲学家却只赞同荒谬和理性，对于这两者之外的，他们像闭眼沉思的鼯鼠，统统不予承认。

基督教首先将对世界的冥想用灵魂的悲剧代替，但最起码，它是往精神自由发展的方向上引领的，并且某种稳定性因此得到保持。现在上帝已逝，只有历史和权力留了下来。长久以来，在观念上以境地代替人道，以巧合的混乱和理性代替久远的协调，是我们哲学家所有的努力。

希腊人认为有限的意愿就是理性，这时我们却认为冲动妄为才是理性的核心。于是，理性变得很残暴。在希腊人看来，价值是一

种预先的存在，每一个动作的精准限制都是它制定。它的价值被哲学家排在已完结的言行后面。它们还在形成，不是已经完成的，只有在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它有个整体的了解。界限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，观念也因价值的百花齐放变得不再一样。因为观念不再被相同的价值限制，那么，它其间就展开了无约束的纷争，在帝国的争斗中，各种弥赛亚的理论争吵不休。无节制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是一场大火，现在这火势在继续扩张。有人已经超过尼采，在欧洲，哲学思辨也已经面目全非、换汤换药了。

但是，自然是永远存在的。人们的愚顽，由它的平静天空和理性抗衡。历史在原子爆炸之后完结，理性虽然获胜，但物种濒临灭绝却痛苦不已。希腊人说，界限是存在的，那些居然敢藐视它的人，它会毫不留情面地把他们摧毁。在现在的历史中，没什么能将它击倒。

历史人物想要打造一个新的世界，艺术家也这么想。但是艺术家能够辨别出历史人物忽视的限制，靠的是艺术嗅觉。这就是历史人物只攫取权力，而艺术家则钟情于自由的原因。今天，每一个为自由战斗的人，最终都是在为美战斗。我们当然不是只保卫美本身，美无法与人分开，所以我们要想把美的可敬尊贵和安宁交给这个时代，那就必须分担它的忧愁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形影相吊了。同样，人也无法离开美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这点仿佛也快被遗忘了。为了能不受任何限制，我们逼迫自己去战胜强大的国家；在所在时代完结之前，我们一直想着让这世界发生改变；还没了解这个世界，我们就赋予它各种权利。在这个时代，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与这个世界背道而驰。是取得永生还是回到故乡？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的岛上需做出选择。最终他选择了死亡遍布的大地。现在，我们距离这种淳朴的高尚已经很远了。或者，有人说我们很不谦虚，但总

的感觉上,这个词是混沌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丑在公众面前,夸大其词,吹破牛皮,最后惹大家笑话,而我们就像那个小丑。我们缺乏的只是诚实地对待限制,也是种对自己处境透彻的爱,这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作为人的自豪。在圣埃克絮佩里生命的弥留之际,他写道:“我恨我所在的时代。”上文所述大概就是他恨的原因。因为对各种人类的美好品德,他都爱得这样深,可我们却不具备这些品德,所以,他说出这么令人震撼的话。在这样一个时代,不理睬这荒芜悲惨的世界,是一个很大的引诱。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,在我们的生活中,不能整日厌恨自己。花样繁多的品行,在巨大的过失中演变而来,导致了世界的沉沦。其中有着渊远流长的那一种德行,我们该为它奋勇战斗。它是什么德行呢?在战场上,帕特洛克罗斯死之后,他的战马为他流泪;失去了所有,但他的好朋友阿喀琉斯——因为友人被残忍杀害——接着奔赴沙场,最终获得了胜利。这种德行就是友谊。

我们要坦诚自己是愚昧的,接受理性,通过我们喜爱的那些面庞,看清楚人和世界的限制,或者简单地说,在午夜梦回的时候,我们可以用美的方法回到希腊。将来历史的意义何在?在某种程度上说,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。它艰难地挣扎在创建和评判之间。艺术家们空空的两手以后会让他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?无论是什么,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获得胜利。在光彩夺目的海面上,黑暗的哲学再一次消失散去。啊,来自南方的思想,在距离战场很远的地方,正在进行特洛伊战争。现代大城市可怕的墙围,即将又一次坍塌,海伦的美——“它的灵魂像海上的浪花,平静祥和。”——就要在全世界撒播。

## 谜 语

火球般的太阳下，酷热的暑气从天而降，肆意地在我们的原野上横冲直撞。万物在热浪中静悄悄的，但一块无声巨石在我身边长久地低吼，那是鲁伯隆山，它空旷、伟岸。我一直仔细地聆听，好像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很久以前，那些看不见的亲友从很远的地方飞奔向我，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，令我又惊又喜。此时，它谜一样再次出现，包含着幸福，在它的帮助下，我领悟这一切。

世间的怪诞离奇在哪里呢？是这光彩夺目的阳光吗？光和影消散，那只是我们对它的回忆？数不清的春日暖阳在我的回忆里，我怎么确定它们都是假的呢？我周围的人都感到非常诧异，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。他们的疑问，我本来能回答，回答他们就是在回答我自己。可以这么说，事实上是太阳的刺激使我处在这么亢奋的状态；也可以这么说，是太阳遍布各处的阳光，在无边漆黑中，显现出世间万物的形影。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，我更喜欢把流逝的光阴当真理一样对待，在它面前，我简洁明确地表达我了解的荒谬，我太了解荒谬了，当别人滔滔不绝地讲荒谬，说辞却差不多的时候，我甚至会感到非常的讨厌。总之，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，太阳是我们终将回归的地方。

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没有人能自己准确地说清楚。但他不是什

么样的人，通常是能说清的。每个人都是急于求成的，荒谬地以为已经得出了最后的结论，其实还在追求的路上。数不清的声音在跟他讲，他找到的是什么宝贝，但只有他自己清楚，自己什么也没得到。他当然应该不去理会别人说什么，继续寻找自己想要的。在这种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，他也一定要替自己做些解释。我追求的是什么？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在怎么给它取名这件事情上，我非常小心，也频繁地在各个反面自我重复、自我否定，因此，有时候我在进步，有时候也会后退。我非常反对就这样定一个条目，以后就不费力气地做法，即使很多人都觉得我该这么做。我想说的是，一旦给一事物定下它的特征，那它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。

如果我要信我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朋友，他是本身的那个人，也是他妻子以为的那个人。假设社会是他的妻子，这样我们就能理解，一个别样的说法在作家的看来，只是用来表达整个情况内的情感，但因为人们对其的评论，他被孤立了，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即使说的事已经不相干了，在作者面前，也要再说一遍。说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，“这孩子的爸爸是您么？”“是的。”“那您的儿子就是他了。”“肯定不会这么简单，肯定！”于是，在一个冷清的夜晚，奈瓦尔两次上吊自杀，为他自己的痛苦死了一次，为这段自言自语又死了一次。现在，一些人在他这段自言自语的帮助下，得以接着生活。什么是真实的不幸？关于幸福，什么是它真实的瞬间？没有人能写出来，我也不愿意在这里这样做。但我可以描绘这一段自言自语，等一会儿，或许我们就能给出答案。

有一些人说自己不是为了让别人读才写文章的，但我们一定不能信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，一个作家就是为了被人读才写作的。于是，他越来越严重，他在法国写东西也是为别人赞他作品多而写，最后

在一定程度上，这种对他的肯定，使人们不再阅读他的作品。事实上，想要扬名立万很简单，只要找些销路很好的出版商，专门给他们提供些稿子就可以了。不过，那些人想要的只是他的名字，再看些别人为他写的传记，根本不去读他写的东西。从这点看来，他短时间的出名或被人们遗忘都跟他自己没有关系。记者匆忙间把他描写成了什么样，在人们眼里他就什么样了。因此，要想在文学界有个好名声，只需要让晚报写上一笔，让人们觉得已经成功完成了一部杰出的作品，剩下光阴里，就可以安享美名了。

这种名声，或大或小，无疑都是在骗人骗己。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能怎么样呢？还不如让我们想想这种骗人骗己的好处。从医的人知道，有人得了某些病反而是件好事，如果没有这些病调节着病人某些紊乱的人体机能，它们可能表现出一种更加严重的病患。所以说，患便秘或者患关节病的人都可能是幸运的。那些夸大的言辞，及过早下的定论，现在已经把群众活动淹没在海里，那海是浩大的肤浅的。但它至少教会了法国作家一些品行，那就是要谦逊沉稳，这些在一个国家中是缺少不了的。当某人的名字出现在两三份大家熟知的报纸上时，必然会在精神上被赋予特殊权利，这其实是个严苛的考验。

这样的话于我们说说也就罢了。说一下就好，随便别人怎么样。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，得知自己的肖像挂在牙科的候诊室，或是理发厅的大厅里，即使觉得那种行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，他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性。这使我想起一位作家，他很时尚，每天晚上，他都去鱼龙混杂的夜总会主持，那里有赤裸的漂亮女人，她们长发及腰，画着浓烈的彩甲。可是他的作品多得可以放满书架的好几个格子，人们感到很困惑，他从哪儿找的时间写这些书呢？实际上，他与同



行并无差别，他晚上睡觉，是为了白天多几个小时的写作，为了给肝脏减压，他只喝矿泉水。每个人都知道法国的中产阶级洁身自爱，而一些作家却整日灯红酒绿，不知节制——这样的人很多，让那些中产者很是不满。我自己有个诀窍，实用又简单，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有分寸的好名声，可以提供给大家。事实上，我也有这样一个拖累我的美称，它让我脸红，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它，朋友们经常拿它取笑我。举个例子，某报的一位名声不好的编辑邀请你一起参加晚宴，而你要做的只是拒绝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人人都会认为，你拒绝这位编辑是因为不想与名声不好的人为伍，更有可能是因为你是怕招致大家的厌弃。而事实上，那种过于正式的巴黎晚宴才是最招人烦的。

所以，遵从对人们来讲，是一定要有的。但多次以后，你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，重复宣称自己不可能一直都是一个荒谬的画家，人们不可能相信一个不抱任何希望的文学家。当然，你写过一篇文章，来定义荒谬，又或者你很可能会写。你可以写写乱伦，但不用真的对可怜的妹妹做什么，这是完全可以的。现在，我读着的这个故事，就是索福罗斯写的乱伦——杀了父亲娶了母亲。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一种想法，认为无论哪个作家肯定都在描写自己，或在书中映射自己的影子，这其实是十分幼稚的。实际上，情况正好与之相反，一个作家应该好奇和关心那些大家都知道的神秘事件，或是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别的时代的事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，比如，他需要在作品中明确表达自己，这时才会让自己在文章中出现。一个人的作品，常常反映的是作者对往事的追忆，或对欲望的感想，特别是表明写的是自传体小说时，基本上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的。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描写出来，没人敢于这样做。